

分类号_____

U D C _____

密级_____

编号_____10736_____

西北师范大学

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俗研究

研究生姓名: 贾 真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王 辉 研究员 何玉红 教授

专 业 名 称: 文物与博物馆学

研 究 方 向:

二〇一三年五月

硕士学位论文

M. D Thesis

甘肃泾川西王母信俗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in Jingchuan of Gansu**

贾 真

Jia Zhen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摘 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多学科参与的研究命题，涉及理论研究、政策法规、公共教育和传承人培养等多学科领域。本文在对国内外相关领域学术史进行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以泾川西王母信俗为实例，从西王母信俗的内涵、核心内容、价值与保护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西王母信俗是从原始宗教演变而来，出于对西王母信服、崇拜的种种信仰而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进行的一年一度或一年数次的祭祀活动，是民间信仰西王母的各种信俗的总称；泾川作为文献记载中王母宫庙所在地，西王母信俗在当地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由纪念庙会演变而来的西王母祭祀礼仪，已成为传承千年的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目前泾川西王母保护工作中还存在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规划、专业人员匮乏和传承人面临新老断层等问题，本文对此提出诸如将西王母祭祀举办成为公祭、对西王母信俗进行整体保护规划、邀请相关院校参与制定项目保护评价体系科学的量化指标、开展遗产认同公共教育、在高等师范院校中开展相关业务课程以培养专业人才等措施，以求为今后保护工作的开展等提供参考价值。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保护 西王母信俗 甘肃泾川

Abstrac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s a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proposition, such as protection theoretical research,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public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heir.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review and sum conducted in related areas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take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for instance.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core content, value and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thinks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is evolved from primitive religion, and the sacrificial activities held at the fixed time and place, take annual or several times a year, and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is a general term for Hsi Wang Mu in folks; Jing Sichuan, a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temple location of Hsi Wang Mu Temple,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has a long history in local, and by Hsi Wang Mu sacrificial rituals to commemorate the temple evolved to become the heritage of thousands of precious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Due to various limitations,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in Jingchuan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planning, lack of professionals and inheritors face new and old fault, the author proposes such as to hold the worship of the Hsi Wang Mu in Jingchuan to be a public memorial, to take a protection plan about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to invite relevant institutions involved in the science Evaluation system of conservation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to carry out public education heritage identity, to carry out the relevant courses to train professionals in normal universities and other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value for future conservation efforts.

Key words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e Common belief of Hsi Wang Mu; Jingchuan, Gansu

目 录

独创性声明	I
摘 要	I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绪论	2
一、选题缘由	2
二、学术史回顾	3
第二章 西王母信仰起源与发展	6
一、西王母信仰的起源	6
二、西王母信仰的发展	6
第三章 泾川西王母信俗的形成与礼仪	10
一、泾川西王母信俗的形成	10
二、泾川西王母祭祀礼仪	12
第四章 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价值与保护	15
一、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价值	15
二、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保护现状	16
三、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保护对策	19
结 语	21
参考文献	IV
附录一：泾川县（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表	VI
附录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责情况表	VII
附录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义务履行情况表	VIII
附录四：泾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图	IX
致 谢	X

第一章 绪论

一、选题缘由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刻不容缓^①。现今文化产业已成为人类对灿烂文明认知的时代潮流，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价值和开发等各方面的研究，都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经逐渐从非遗理论研究向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研究过渡，并开始在一些项目上进行了同政策法规、公共教育和旅游产品开发等学科的结合探索。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以看到，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章数量自 2005 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后大量增长，每年的文献新增篇数都在千篇以上，可见学界对于非遗的关注升温持续。有关非遗保护方面，近些年也出现了许多以具体项目为依托的实践性研究，分别从陈展策划、传承人培养、档案建设、法律法规、公共教育、数字化保护、遗产开发及艺术欣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甘肃泾川回山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西王母祭祀的发祥地。除过《汉乐府》、《全唐诗》和明代以来的《四库全书》、《陕西省志》、《甘肃省志》、《平凉府志》对泾川回山西王母祠有记载，清乾隆至民国的《泾州志》、《泾州

^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其附件，2005 年。

乡土志》、《泾州采访志》、《泾州采访新志》、《泾川县志稿》收录有记载回山西王母的文、诗、词、赋等数百篇，诗文中多出现“回”、“回山”、“回中山”、“回中”、“祠”、“王母祠”、“金母祠”、“汉宫”、“宫山”、“瑶池”、“王母宫”、“谒王母”、“谒王母宫”、“回山谒王母祠”等地理、朝代、拜谒的关键词。比较之下，创造了地方志记载西王母祖祠的历史文献之最。

学界对西王母信俗的关注度尚不及黄帝祭典、祭孔大典和妈祖祭典等民俗类非遗项目，一般的研究重点多集中在西王母神话传说研究、西王母形象解说和西王母宗教影响等方面，针对西王母信俗的内涵、西王母信俗的形成与发展、西王母祭祀礼仪和西王母信俗的价值等方面则介入较少，出版文献多出自为著名的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张怀群先生所著。张怀群先生曾针对泾川西王母、佛教、民间信仰等进行过深入研究，在其《泾川王母宫与西王母文化》一文中，提出通过分拣民族、神话、道教、民俗、文学艺术五个元素作为西王母的研究方法，可以自然地将信息聚拢在各自的学科类别之中^①，并在其论文集《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中针对泾川王母宫庙始建于汉代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同时在泾川西王母涉台交流等方面展开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二、学术史回顾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像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非遗保护的工作中，中国是最早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中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拥有最丰富非遗资源的国家之一，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文化受到了空前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渐渐失去了原有的土壤和存在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是关乎某项具体的文化事项生存的问题，更是对文化形态、文化内涵、和文化血脉的保护。我国不少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非遗保护理论方面，早在 2004 年，邹启山就在《文化延续之命脉——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②中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必须

^① 张怀群：《泾川王母宫与西王母文化》，《光明日报》2011 年 4 月 6 日第 14 版。

^② 邹启山：《文化延续之命脉——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中外文化交流》，2004 年第 7 期。

使之延续、发展，因而必须保护好这种特殊的文化遗产；连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与新路径》^①和张晓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②也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矛盾，认为这是一种悖论，并试图寻找新的途径解决这一矛盾。

在非遗陈展策划方面，叶建芳在《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③中通过具体案例阐释民族博物馆有丰富的资料、实物资源，能通过室内、室外、生态博物馆、网上博物馆、动态的民风民俗表演，并结合各种辅助手段进行展示。

在非遗传承人培养方面，尹凌、余风在《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思维》^④中提出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特质，采用加强继承人培养的方式来传承，把培养继承人落到实处。

在非遗档案建设方面，谭必勇、徐拥军、张莹在《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模式及实现策略研究》^⑤一文中，认为当今档案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主要形式的基础上，可从加强同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合作、探索数字化保护的多元化运作模式、为社会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服务等途径来推进其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展和深化。

在非遗公共教育方面，郑颖在《师范院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价值研究》^⑥中提出可以通过必修课的方式让学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以地方为单位，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从而在高等师范院校中开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在非遗开发方面，赵军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品牌化》^⑦中讲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经济价值和品牌效应。推动区域品牌化建设，应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宝贵资源。

^① 连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与新路径》，《装饰》，2005年第1期。

^② 张晓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群众》，2007年第7期。

^③ 叶建芳：《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④ 尹凌、余风：《从传承人到继承人》，《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⑤ 谭必勇、徐拥军、张莹：《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模式及实现策略研究》，《档案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⑥ 郑颖：《师范院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价值研究》，《工作研究》，2012年第12期。

^⑦ 赵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品牌化》，《理论探索》，2008年第3期。

在非遗数字化保护方面，裴张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①一文中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即利用现有的数字信息技术，如：数码拍摄；二维、三位扫描；数字录音、摄像；虚拟现实；网络数据库；搜索引擎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制作与存储，建立文字、图像、音频、视频、动画等数据库，并配有强大的搜索引擎，实现数字化再现。同时还提倡建设包括信息采集模块、数字资源加工模块、管理模块、内容发布模块、服务模块、资源分类模块等内容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

在非遗政策法规方面，李秀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②中创造性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公开性、获利可能性、文化识别性、地域依附性、复制可能性和人类公益性方面，分析其与人身权力和财产权力的适应性，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力内容应包括注册权、使用权、来源地披露权、尊重文化权、事先告知同意权、利益分享权和阻止剽窃权等人身权力和财产权力。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诸多领域的学者已做出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这些已有的成果对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献基础。本论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归纳整理，以甘肃泾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王母信俗”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地保护工作的开展现状，分析问题，借鉴相关成功经验，探讨当地如何优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承。

^① 裴张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年第4期。

^② 李秀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版。

第二章 西王母信仰起源与发展

一、西王母信仰的起源

西王母，亦称“金母”、“王母娘娘”、“王母”或“西姥”，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奉^①。西王母之名，最早可追溯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𠩺（𠩺）于东母西母，若^②”中的“西母”二字，时间约在公元前14世纪前后，是我国最早关于“西王母”的文字记录^③。葛兆光教授认为，甲骨卜辞以实物和图像的形式传达着那个时代“巫”与“史”的知识与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脱离日常生活、专门从事精神活动的一批人的集体的知识与思想状况，并指出殷商卜辞表现出了神秘力量的秩序化以及祖灵崇拜与王权结合的秩序化，卜辞中的神灵主要分为自然神和祖先神两种。因此，卜辞中出现的“西母”应是象征西方的自然神，同时也可能结合了祖母神的性质^④。这大概是有关西王母信俗的雏形。

西周时期，青铜器上出现有“王母”字样的铭文，如𠩺鼎（2774西中）、作王母簋（《集錄》450）、召伯毛鬲（587西晚）、王鬲（602西晚）和毳器（簋3931—4、盃9442、盤10119、匜10247，西晚）等^⑤。甲骨卜辞中的“西母”、青铜铭文中的“王母”，此二者与后世的西王母虽然在名称上有相通处，但由于可确认的自殷代到战国时期的中间形态材料匮乏，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尚难以确言。在祖先崇拜的古代，王母也很可能指代祖母神^⑥。虽然商周时期的“西母”与“王母”的出现很难被确指为后世文献中所记载的西王母，但是神话学通过对西王母神话起源的研究和对相关图像的讨论后发现，类似西王母这样的女神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上古神话之中，而对地母神的崇拜有可能是西王母信仰形成的契机。

二、西王母信仰的发展

西王母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祇形象，西王母信仰可追溯至商周，绵延至今，并传播到海外华人世界。我国多地都保存有与西王母信仰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而且西王母至今仍受到民间的敬奉，香火不绝。西王母在历代诸多典籍中是一个不断变化、美化和神化着的形象。通过对不同历史典籍中西王母形象的分析，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民间对西王母信仰的发展和演变。

1. 对半人半兽的图腾崇拜

^①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448页。

^② 引甲骨文用简称，《乙》为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

^③ 柯杨：《甘肃泾川与西王母民俗文化》，《寻根》，1999年第5期。

^④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90页。

^⑤ 陳英傑：《金文中“君”字之意義及其相關問題探析》。

^⑥ 罗燚英：《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有关西王母的传说最早见于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山海经》一书中：“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①”，描述的西王母豹尾虎齿且喜吼叫，类似的描述还有“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源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②。”此时西王母的形象虽豹尾、虎齿充满凶猛之气并“穴处”，但“其状如人”，与人差不多。有学者认为“西王母是公元前3000年左右活动在陕甘高原的‘西戎’即犬戎的别名……西北戎族游牧民族图腾为虎^③”。暂且不论西王母原型到底如何，可以大胆推测，《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最早描述并非将其作为神，而是原始氏族图腾（虎崇拜）的一种人性化、英雄化、具体化^④。

2. 对女神形象的神化崇拜

在一些战国到汉代初年成书的典籍中，西王母的形象开始从怪神演化，女神的神性功能开始加强^⑤。《穆天子传》中对西王母的描写已摆脱原始的人兽合体形象，以人格形象出现，是一位能唱歌谣的妇人：“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⑥。”而《汉武内传》中的西王母更是雍容华贵：“王母上殿，东向坐，着黄锦袿，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分头之剑。头上大华结，戴太真晨婴之冠，履元琼凤文之舄。视之可年卅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完成了女神形象的转变。

3. 对护佑赐福的宗教崇拜

汉代是西王母信仰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出现了有关西王母祭祀活动的记载：“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⑦”。记录了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大旱，民不聊生，大批关东百姓离乡逃难，逃难的过程中以稻秆当作西王母筹，作为西王母的香火，求取庇佑。经历郡国二十六，直达帝都，并于京师聚会，歌舞祭祀西王母。学界认为这场运动包含有组织的活动、崇拜的偶像和祭祀礼仪等宗教元素，西王母信仰的性质实际已由神话走向对护佑赐福

^① 方韬（注译）：《山海经》卷二《西山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41页。

^② 方韬（注译）：《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255页。

^③ 李涇婷：《寻找西王母的标准像》，《世界博览》，2007年第2期。

^④ 卜会玲：《从西王母到王母娘娘的演变》，《文学界（理论版）》，2010年第3期。

^⑤ 张利静：《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的流变及特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⑥ 张耕（点校）：《穆天子传》卷三，岳麓书社，2006年第2版，第220页。

^⑦ 班固：《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十一》，中华书局，1962年，第342页。

的宗教崇拜^①。

《易林》中对西王母的记载颇多，其中护佑、赐福两类反复出现，说明西汉末出现的西王母“护佑赐福”的观念已相当普遍。我国河南、四川、山东及苏北地区出土的大量以西王母为主题的画像石实物，都反映出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一个鼎盛时期。

4. 对长生追求的神职崇拜

民间之所以对西王母有所信仰，是因为百姓认为西王母司主刑杀、掌不死之药。《山海经》中描述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神职明确。《淮南子》中提到：“羿请不死之药于王母^②”，也反映出西王母拥有掌管生死的能力。与西王母有关的桃也因其神职而具有长生不死的仙气，此观念在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也有提及：“玉桃，服之长生不死。”^③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祭司等职位是由部落中拥有最高权威的女性所担任，她们作为天地鬼神的代言人，负责在祭祀中宰杀牲畜以献祭。西王母既主刑杀，又掌不死神药，从原始宗教的发展轨迹分析，对西王母掌管生死的神职崇拜，或是由上古巫术仪式中的女祭司形象发展而来，折射出百姓对长生的一种追求，是对其掌管生死的神职崇拜。

5. 对母神功能的泛化崇拜

叶舒宪在《千面女神》中提到，母神是一切女神的终极原型，从母神的人格性质来看，即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可爱的母亲”和“可怕的母亲”，分别折射着生与死、善与恶、慈爱与凶狠的两极效应^④。西王母主刑杀、掌长生，正是这两方面的充分体现。

自西王母出现典雅化人格神形象起，人们对西王母的崇拜即逐步由掌管人间生死的神职崇拜向外延伸，如《焦氏易林》中：“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善子^⑤”、“引船牵头，虽物无忧。王母善祷，祸不成灾^⑥”。无论是追求长生，还是祈福求子、向往平安，向母神祈求各种善爱，都是对母神神功能泛化的一种崇拜而延续至今。

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位神祇，其信仰在殷商时期初具雏形，至迟在战国时期成形，至汉代达到鼎盛。西王母信仰不仅是上古时代人们

^① 罗燚英：《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六《览冥训》，中华书局，1998年第1版，第501页。

^③ 缪启愉：《齐民要术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07页。

^④ 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52页。

^⑤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卷一《坤之第二》，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6页。

^⑥ 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卷二《讼之第六》，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9页。

对西王母半人半兽的一种图腾崇拜，是人们对西王母女神神化后护佑赐福的宗教崇拜，也是对西王母一直以来主刑杀掌生死的神职崇拜，更是人们期盼西王母赐福、赐子、化险消灾的母神功能的泛化崇拜。

第三章 泾川西王母信俗的形成与礼仪

民间信俗，又称信俗，是各类民间信仰历经世代相沿积久，而成的一种风尚、习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类相关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一支，如妈祖信俗、关公信俗等。民间信俗从原始巫术或宗教演变而来，是建立在民间信仰基础上的对某种精神观念或某种有形物体的信奉和敬仰，其思想基础主要是万物有灵论，故信奉的对象较为庞杂，多为对“神明、鬼魂、祖先、圣贤及天象”的信仰和崇拜，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唯心主义，但也含有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成分，特别是民间流行的天地日月等自然信仰。西王母信俗就是民间对西王母的崇拜、信服而形成的风尚、习俗，是民间信俗的一种。

一、泾川西王母信俗的形成

泾川西王母祭祀的发祥地王母宫山位于泾川县城西 0.5 公里的泾、汭两河交汇处。王母宫山又名回山、回中山，是传说中西王母居住的地方。《集说诠真》中载“西王母姓杨名回^①”。“回”是西王母的别称。《泾川志》中有回中、回山、回中山、回岭等地名的记录，《始皇本纪》有秦始皇：“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②”的记载，《汉书》中有汉武帝“通回中道”的记载。这些史料证明，早在秦汉之前，渭河、泾河和洛河上有一带就有回城、回中宫、回中山、回溪等与“回”字相关的地名和建筑。泾、渭、洛三河上游一带带有“回”字的地名，很可能在当时皆属于西王母的邦地。回中作为西王母之邦“回地”的中部，和关中、汉中、巴中的意义应是相同的。因此，至迟从汉代开始，回中为泾川别名已见史书，王母宫山便有“回山”“回中山”之称。

王母宫山上的西王母祖庙，相传始建于西汉武帝元封年间。《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③”。《太平寰宇记》记载：“王母乘五色云降于汉武，后武帝巡郡国，望彩云而祠之。而云浮五色屡见于此，因立祠焉^④”，是说西王母曾乘五色云降临于武帝殿上，后来武帝巡幸天下，在回山望见天际彩云，于是决定在此修建神祠以为供奉。而元封四年，汉武帝通回中道，北出萧关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举动。因此回山王母庙始建于西汉元封年间有史可查。

^① 黄伯禄：《集说诠真》第三册，上海慈母堂藏版，光绪己卯年镌，第二百一。

^② 韩兆琦：《史记（评注本）》，岳麓书社，2004 年第 1 版，第 130 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83 页。

^④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二《关西道八》，中华书局，2007 年，第 692 页。

北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北宋开国名臣张铎镇守泾川。张铎命人在回山上重修西王母庙并立碑，请宋朝开国元勋，后晋、后汉、后周及宋朝的四朝元老陶谷撰写碑文。重修回山西王母宫颂碑，又名“陶谷碑”、“天圣碑”，全碑通高 2.83 米，宽 0.83 米，厚 0.18 米，宋代碑刻，碑额梯形，上刻篆书“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文篆书，共二十行，每行四十六字，因年代久远，残缺 140 余字，现藏于泾川回山西王母宫石窟文物管理所。



（宋）重修王母宫颂碑



重修王母宫颂碑拓片

《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文是对宋以前的有关西王母历史研究的概括总结。文中从《尔雅》中记载西王母说起，下及周穆王、汉武帝，引用文献除《祭法》、《尔雅》外，尚有《易经》、《楚辞》、《穆天子传》、《上之回》、《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内容则涉及周穆王驾八骏，宴瑶池，捧王母之觞，歌黄竹等；汉武帝祷灵境，祀雍時，幸朝那，东方朔偷桃等^①。《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的刊刻经历曲折，成碑后 27 年，泾州另一位官员柴禹锡因不满碑刻书法，请当时书坛篆书名人僧梦英重写碑文，并命人除去旧字，于咸平元年（公元 998 年）重刻石碑；又 20 年后，书坛篆书成就颇高的名人上官偁来到泾州，看到僧梦英书写的篆书碑文后，认为“笔迹伪俗，字多舛误”，于是亲自重写碑文，又命人磨去旧字重新刊刻，于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成碑。重修回山西王母宫颂碑终经 56 年、三次刊刻才最终成碑，其独特的刻碑经历，成为中国碑刻史上的奇谈。从《重修回山王母宫颂》碑文引经据典中，足以见证泾川回山自古以来祭祀西王母

^① 张怀群：《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 年，第 80 页。

的历史，而此碑受到历史上众多名家重视，以至于反复刊刻都可以看出，泾川当地的西王母信仰在当时已颇具影响。

为纪念西王母祖庙的重修，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农历三月二十日，当地人于回山王母宫庙举行竣工庆典，后以此日定为西王母祭祀典礼日，每年一届，至今已传承了 1044 届^①，朝代更替，战乱天灾，从未间断。至明代，泾川太学生吕沂倡导、平凉韩王捐资赞助，对王母宫进行了一次历时八年的大规模的重修活动，使王母宫成为一组庞大的建筑群。

泾川回山王母宫，自汉以来悠久的历史，早期繁多的传说，历代诗文典籍丰富的记载，当地诸多文化遗存、常盛不衰的西王母庙会 and 当地民间对西王母神的唯一崇拜风俗，构成罕见的西王母文化现象，使西王母发祥地在泾川这一判断得到广泛认可^②。

二、泾川西王母祭祀礼仪

泾川西王母信俗的核心内容为西王母庙会。西王母庙会是由王母宫庙竣工庆典演变而来的由民众参与的民祭活动和以娱乐为主题的民俗节庆活动。庙会基本程序有：前三天开始，筹备会，告示，迎贡，仪仗出行，贡献，敲钟，献万民伞；庙会当天，进早香，少女用露水洗手，朝水，奏乐，祝寿，求子（偷馍），拴福，唱戏，自乐班表演，回山万人游，购物，小吃展，赛吃（家家扶老携幼到庙会现场临时搭建的小吃摊、小饭馆吃一次），夜市，放河灯，法会，台胞还愿等 20 多项活动。台胞还愿，成了近二十年来新的内容^③。



泾川西王母庙会现场

^① 计算截止到 2012 年农历三月二十日。

^② 顾柄枢：《泾川回山与西王母》，《西北史地》，1998 年第 1 期，第 43-48 页。

^③ 张怀群：《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79-90 页。

西王母庙会一般开设三天，以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这天为庙会正会，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泾川西王母祭祀礼仪自宋西王母祭祀庙会承袭而来，保留了固定的制度和程序。仪式由主祭一人、与祭若干人，司仪、司香、读祭文等各一人支持，还有司钟、司鼓、司乐、司僚等执事，有道场、朝觐、采水、祭坛和诵经五个固定的程序。典礼活动场外还有演秦腔、唱泾川小曲、放河灯、耍社火以及民间剪纸、刺绣等民俗活动。

1. 道场

道场，佛教礼拜、诵经、祭祀、学道、行道的场所。原指释迦牟尼成道之处。道教亦沿用此称，并指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①。届时王母宫庙外以数百面黄、蓝、紫色的旌旗和幡条布设道场，众法师、道士身着法衣道袍、头戴五僧冠、道巾，敲击锣、鼓、铃、钹、木鱼等法器，吹奏唢呐、竹笛、土笛等乐器，一边鸣奏道教音乐，一边走游于全宫的每处建筑，过程包括停留、诵经等，最后在祖庙殿前按规定步式左右各转三圈之后伏地长拜。

2. 朝觐

朝觐，指宗教徒拜谒圣像、圣地等。朝觐时辰，众法师、道士依次向西王母塑像朝觐之后，众信徒便可进殿跪拜，拈香化表、祝福祈祷。虔诚的信徒在朝觐的前一夜要吃斋沐浴、洗心涤虑，准备整洁干净的朝觐服饰和供品、供养金等。朝觐时，入山门后方可请香，善手烧香、行跪拜礼，朝觐高真神仙。若经山门右侧入殿，则出殿时需从山门左侧而出。西王母庙会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伦是否信奉道教，不伦是否朝拜敬香，不伦是否贡献布施，大都以祈求长寿幸福、国泰民安、吉祥如意为主旨。

3. 采水

西王母信仰认为，西王母作为人类始祖之一，赋予人类生命，祖庙庙南的瑶池得王母庇佑，其水圣洁纯净，自古盛名，相传引瑶池之水可治百病、长生不老，圣水采水仪式喻意圣洁、崇高^②。采水仪式一般由信众打着各色旌旗和幡条作仪仗队开道，至瑶池夜月亭止步，与身着法衣、道袍、头戴五僧冠的八位法师一起按队形围立于夜月亭前。在八法师鼓乐颂唱下，圣水采集者方可在道长的主持下采集圣水。圣水采集者一般请社会名士男女各一位，将圣水共同盛于宝瓶内后，在仪仗队的护送下将宝瓶送至王母宫。圣水在各项活动结束后一部分供人争抢饮用，一部分在活动后注入泾河和汭

^① 夏征农、陈至立：《辞海第六版彩图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9月，第408页。

^② 张怀群：《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10月，第271-275页。

河，象征着不忘人类始祖西王母的养育生命之源和西王母文化之源。

4. 祭坛

祭坛，亦称祭台，是宗教徒用来祭祀神灵、祈求庇佑的特有建筑。西王母祭祀大典主祭身着法衣、携带法器、登赴祭坛、宣读祭，操持祭祀现场。祭坛仪程分祭告、请灵、进香、鲜花、进饌、献掘、颂文、行侑食和九拜礼九礼，主祭高唱道号、诵读祭文、祈祷风调雨顺、国运昌盛、国泰民安，呈现出一派吉祥、长寿、团圆、祈福禳安的和谐氛围。

5. 诵经

道教敬神礼仪中以语言向神致敬的形式，便是诵经。诵经就是诵念经文，是道教斋醮中最普遍最常见的一种仪式元。诵经时磬和木鱼配用，磬敲响似“醒”的声音，木鱼打下去似“觉”的声音。通过诵经以达到“上消天灾，神护国家；下禳毒害，以度兆民”，进而禳灾灾消，祈福福至，无求不应，起到有感一皆通的效果。

西王母信俗属民间信俗的一种，是从原始宗教演变而来，出于对西王母信服、崇拜的种种信仰而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进行的一年一度或一年数次的祭祀活动，是民间信仰西王母的各种信俗的总称。泾川西王母信俗历史悠久，其核心内容是泾川回山王母宫庙会，庙会每年举办四次，以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为西王母庙会正会典礼日。西王母庙会含有历史、宗教、礼仪、节庆、民俗、手工艺、商贸、饮食、展演等诸多元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中国民俗学会专家乌丙安等评价说：在全国所有西王母庙会中，泾川西王母庙会是最早最大的。著名民俗学家柯杨先生评价说：泾川西王母庙会规模之大，历史之久，影响之远，在全国所有西王母庙会中可谓第一，甚至成为心系两岸，促进统一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载体。

第四章 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价值与保护

一、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价值

1999年10月,中国民俗学会、中国神话学会、中国俗文学学会等单位联合在泾川召开了’99泾川海内外西王母民俗文化(神话)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西王母信仰虽然遍及全国,但泾川作为西王母民俗文化发祥地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泾川王母宫建宫2100多年,无论从文献记载、文物保护、民俗传承方面,都证明泾川在西王母文化中的地位^①。

首先,泾川西王母信俗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泾川西王母信俗以西王母庙会为核心,正会祭祀礼仪悠久、珍稀。西王母祭祀礼仪自宋承袭,承载着古代先民的智慧与传统,象征着西王母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与山水共存,从侧面反映了千年之前泾河流域百姓生活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除此之外,各乡镇庙会中,也保留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仪式活动,如泾川丰台盖郭七龙山王母庙会中的扶乩仪式,实施时将木制的丁字架放于沙盘上,由两人各扶一端,依法“请神”,木架的下垂部分即在沙上画成文字,作为神的启示,或与人唱和,或示人凶吉等等,为留存至今的古代巫术的一种。

其次,与泾川西王母信俗有关的史料记载丰富,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西王母信俗代代传承,更有古代帝王巡回朝拜西王母,仅《汉书·武帝纪》和《汉书本纪》中就记载有汉武帝先后至泾川11次^②。李商隐、刘禹锡等文人也赋诗赞颂西王母。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在泾州客居三年,期间写有流传甚广的《瑶池》一诗:“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③”。此外,《全唐诗》中描写泾川与西王母的诗有十余首,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乐府《上之回》中描述了汉武帝在泾川朝西王母的历史事件,并在陶谷碑中以“故乐章有上之回曲”句强调,也同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所提“史诗互证”不谋而合。

再者,西王母信俗是海峡两岸开放交流的平台,具有积极的纽带价值。大陆与台湾,在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等方面同根同源,有着相当的文化联系。西王母信俗长久以来形成了宫庙、碑刻、文献等有形文化和神话传说、故事、祭奠、民俗等无形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间文化,在大陆和台湾以及世界各地拥有

^① 张怀群:《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91-103页。

^② 张怀群:《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增订本》卷五三九《李商隐一》,中华书局,1999年,第6233页。

广大信众。西王母信俗的保护和传承，增强了人们群众的凝聚力。广大台胞信奉西王母，并确认泾川县王母宫是西王母降生地，每年来泾川朝拜、探亲的台胞均在 1500 人以上^①。海外侨胞远道而来，虔诚朝拜，这些交流客观上发挥了两岸三地，甚至全球华人文化认同的巨大作用，成为弘扬中华文明、促进祖国统一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现象。

此外，西王母信俗带有区域的文化内涵，具有集中的品牌价值。依据台湾辅仁大学宗教学教授王天麟撰写的《西王母圣记》一文提炼创作的《西王母剪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与西王母有关的故事情节，一经推出就被平凉市政府指定为首批旅游文化纪念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凉剪纸”的代表性作品，受到广泛好评。



平凉剪纸：圣居天心，华光朗焕



平凉剪纸：圣地回山，神灵敬守

二、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保护现状

泾川县属甘肃平凉市所辖。平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较早，早在 2004 年就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贯彻落实甘肃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平凉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方案》（平政办发〔2005〕55 号）文件要求，泾川县文化馆结合当地实际，于 2006 年 5 月制定出台《泾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实施方案》。

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泾川县文化馆成立了非遗保护工作组，对项目保护工作的规划、管理和保障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和要求。泾川县文化馆于 2005 至 2008 年对全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调研、登记和建档工作，在认真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出一批价值珍贵但保存状况濒危的文化项目，迅速组织保护工作并积极参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工作，于 2008 年首次成功申报泾川西王母信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实施普查期间，工作组多次走访民间艺人，围绕普查方案对西王母信俗的

^① 尚广昌：《以西王母为平台 加强泾川对台工作》，人民网，2009 年 1 月 6 日。

分布区域、历史渊源、基本内容、传承谱系、主要价值和濒危状况等为线索开展普查，完成相关表册的调查登记，并制定保护计划。计划从庙会组织、庙会活动、祭祀礼仪、传承人培养和重点建筑的修缮等方面入手，制定相关保护措施。在普查同时，征集有关西王母信俗的代表性实物资料，真实记录并以文化馆等方式予以妥善保存、展示。工作组还同当地民俗学知名人士共同编辑出版了《西王母的故事》、《泾川与世界文化遗产西王母圣地》《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台湾-泾川西王母朝圣之旅 20 年》等相关图书，并摄录了“西王母祭祀典礼”系列图片和影视资料。

此外，当地政府通过举办西王母文化论坛的形式，邀请来自海峡两岸及国外多位著名的民俗界、民间文艺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历史、人文、民俗、考古和经济学角度等，对西王母信俗进行多角度专题性研究。1999 年举办的首届“海内外西王母民俗文化（神话）学术研讨会”，提出西王母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宝库，认为泾川西王母庙会是国内罕见的西王母民俗，自此开创了以西王母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交流的先河，并同台湾中华道教文化团体联合会达成“泾川-台湾”交替承办研讨会制度，交流与西王母信俗有关的庙宇、碑刻、文献等有形文化和神话、传说、故事、民俗等无形文化研究成果。同时，地政府还建立了西王母信俗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采取资助扶持等措施，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与传播。

2011 年 9 月 22 日，海峡两岸西王母论坛暨道教高峰论坛在台北举行，吴伯雄出席论坛并致词。吴伯雄表示，西王母在道教中有很高的地位，西王母在海峡两岸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两岸西王母论坛的连续举办、为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岸交流所作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



2011 年 9 月 22 日，吴伯雄在海峡两岸西王母论坛暨道教高峰论坛上演说。

尽管当地政府对其保护工作开始较早，进行了较为全面调研建档工作，并将泾川西王母信俗成功申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是实际的保护工作中，依然存在诸如规划研究不系统、基层认识不充分和传承义务难落实等如下问题：

1. 规划研究不系统 工作易成形式

研究和规划是进行实操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尤其是政府主导的项目，需要有经过反复论证、完善的蓝本，对项目实施进行指导。泾川县政府虽已经着手西王母信俗的保护和传承，但尚未联系相关院校进行较为系统的规划。已有规划大部分是针对当地的物质文化遗产，如王母宫建筑群的整体扩建和相关文化广场的建设，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最多只是当作“副产品”稍稍提及。到目前为止，关于泾川西王母庙会祭祀礼仪的专门研究非常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缺乏理论指导。而申报之初更多地关注了“申报业务”而很少涉及遗产申报之后的保护实施问题，使得申报立项后难以开展实质性的后续保护，导致保护措施的形式化和片面化。

2. 基层认识不充分 专业人员匮乏

很多百姓还没有正确认识到，传统的西王母庙会、西王母祭祀礼仪，是作为一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的，在当前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时代，现代化的文化趋同早已对传统的文化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影响，基层百姓若对传统文化失去认同感、使命感，濒危非遗是难以长期健康发展的。同时，在保护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专业人员匮乏问题，在现有工作人员中，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保护工作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摄录、照相、记谱、文字撰写、音像资料制作人员更为匮乏，使许多资料征集后不能有效整理和利用，珍贵的遗产不能够清晰地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面临消失的珍贵遗产也不能够得到及时的保存。

3. 传承义务难落实 传承人恐断层

作为唯一一位健在的西王母信俗国家级传承人，张学俊先生在祭祀过程中精通道事的所有程序，继承了明清时代的活动方式并不断改进，积极挽救了祭祀过程中面临失传的环节，连续主持西王母祭祀仪式二十余年，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虽现有学徒 5 人，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部分学徒外出打工，授徒传艺工作只能安排在农闲时间。非遗文化的继承后继乏人，且大多数内涵还是通过传承人口传身教，一旦传承人失去传承能力或不再履行传承义务，文化传承将面临中断。

三、泾川西王母信俗的保护对策

面对当今时代变迁和强势文化冲击,“西王母信俗”这一传承了千年的民间文化活动正趋势微,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民众的生活方式及世界观都发生了急剧变化,使“西王母信俗”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与繁荣的土壤。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西王母文化遗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同时,由于传承人的高龄化或离世,加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手段、范围和力度,远远不能适应今天的客观现实,因此“西王母信俗”文化活动的抢救、保护工作迫在眉睫。泾川西王母信俗在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后,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得到了相应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使得这一保存状况濒危的珍贵遗产取得了应有的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已经被列入政府工作之中,非遗保护的首要责任人也是各级政府,因此,政府及其相关机构在非遗保护中如何恰当地发挥作用,就成为非遗保护的关键所在^①。泾川西王母信俗的核心内容为西王母庙会,而庙会作为群体性活动,自古就有地方政府机构参与其中。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有责任积极介入其经营管理与活动策划,举办符合西王母信俗特点的公祭活动,将西王母祭祀相关内容从民间层面上升到政府层面,有助于提升西王母信俗的文化地位,扩大西王母信俗的影响力。

泾川西王母信俗的核心内容为西王母庙会,每年农历三月二十日举办的盛大的祭祀礼仪保留了自古承袭的固定程序,在庆典活动之外,回山上下还融入了社火、曲艺、传统戏剧、工艺美术等其他类别的非遗民俗活动,同时还开展商品贸易展销会等经济项目。由此看来,泾川西王母信俗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非遗项目,而是一个相对丰富的集由信仰仪式、文化娱乐、商贸活动等共同组成的综合体。因此,对西王母信俗的保护规划,不应仅仅着眼于西王母祭祀礼仪、相关物质文化遗产的修缮与扩建,还应邀请相关院校参与规划,以整体保存空间为背景制定保护措施,有利于开展实质性的后续工作。同时还可请相关院校参与制定项目保护评价体系科学的量化指标,并将其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之中,从而避免“重申报轻保护”的形式化工作。

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公共教育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由

^① 刘晓:《当代庙会转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于泾川西王母的传承人谱系较为单一，传承方式多为口传身教，因而存在着一旦传承人失去传承能力或不再履行传承义务，文化传承将面临中断的窘境。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应开展中小学的遗产常识教育、大学的遗产美学教育，社会民众的遗产认同教育，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遗产认识和保护的过程中，形成强大的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才能够获得长足的进步^①。在传承人培养方面，可以在乡镇社区和高等职业院校中开展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业务课程，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专业人才，形成授课式的活态传承。

^① 郭娜：《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现状研究》，《城市旅游研究》，2012年12月下半月刊。

结 语

西王母信俗属民间信俗的一种，是从原始宗教演变而来，出于对西王母信服、崇拜的种种信仰而在特定场合、特定时间进行的一年一度或一年数次的祭祀活动，是民间信仰西王母的各种信俗的总称。泾川西王母信俗历史悠久，自宋开宝元年（公元 968 年）至今，已连续举办 1044 届，从未中断。

随着西王母信俗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当地各类民俗文化已逐渐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文化爱好者和当地民众的重视，文化部门对各类非遗文化进行了较为全面摸底普查，从文化类型、文化内涵、分布区域和保存状态，都有一定的掌握，对各类文化也有了较为基本的资料登记，积极组织申报省、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对一些保存状况堪忧的项目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在当地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民间文化受到了严重挑战，其存活和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而现行传承人培养机制尚不完善，许多民间文化后继乏人。

为解决这些难题，有关部门必要依据泾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现状制定对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保证优秀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首先则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人，将其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其次是要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增加人力物力投入，以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素材开展活动，同时成立专门的研究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针对传承人后备力量脱节的现状，政府应建立完善、长期的培养机制，尝试在乡镇社区甚至职业学校开展传承人授课工作，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在生存条件日益改变的情况下，纳入旅游产业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发展方向。一方面，旅游业为优秀民间文化重新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促进了其传播和发展；而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本地旅游业增加了新的亮点，丰富了旅游资源。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离不开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唯有将两者进行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参考文献^①

- [1] 卜会玲. 从西王母到王母娘娘的演变[J]. 文学界(理论版), 2010(3).
- [2] 陳英傑. 金文中“君”字之意義及其相關問題探析
[EB/OL]. [2008-04-02].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389.
- [3] 顾柄枢. 泾川回山与西王母[J]. 西北史地, 1998(1).
- [4] 郭娜. 开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现状研究[J]. 城市旅游研究, 2012(12).
- [5]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M]. 第1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6]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EB/OL]. [2005-8-15]. http://www.gov.cn/zwggk/2005-08/15/content_21681.htm.
- [7] 黄伯禄. 集说诠真 [M]. 上海慈母堂藏版, 光绪己卯年.
- [8]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第1版. 中华书局, 1998.
- [9] 汉书 [M]. 第1版. 中华书局, 1962.
- [10] 连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与新路径[J]. 装饰, 2005(1).
- [11] 李涇婷. 寻找西王母的标准像[J]. 世界博览, 2007(2).
- [12] 刘晓. 当代庙会转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青海社会科学, 2013(1).
- [13] 李秀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M]. 第1版. 法律出版社, 2010.
- [14] 罗燚英. 从神话女神到道教女仙[J].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 2007(2).
- [15] 缪启愉. 齐民要术校注[M]. 第1版. 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8.
- [16] 穆天子传 [M]. 第2版. 岳麓书社, 2006.
- [17] 裴张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09(4).
- [18] 全国人大信息中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EB/OL]. [2009-5-11]. 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6-05/17/content_350157.htm.
- [19] 人民网. 以西王母为平台 加强泾川对台工作
[EB/OL]. [2009-1-6]. <http://tw.people.com.cn/GB/26741/139936/139937/8669244.html>.
- [20] 尚秉和. 焦氏易林注 [M]. 第1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
- [21] 山海经 [M]. 第1版. 中华书局, 2009.
- [22] 谭必勇, 徐拥军, 张莹. 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模式及实现策略研究
[J]. 档案学研究, 2011(2).
- [23] 太平寰宇记[M]. 第1版. 中华书局, 2007.

^① 按著者姓名拼音排序。

- [24] 夏征农, 陈至立. 辞海[M]. 第六版彩图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 [25] 尹凌, 余风. 从传承人到继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思维[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12).
- [26] 杨柯. 甘肃泾川与西王母民俗文化[J]. 寻根, 1999(5).
- [27] 叶建芳. 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2).
- [28] 叶舒宪. 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M]. 第1版.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9] 周斌. 庄浪高抬[N]. 甘肃日报, 2011-2-11(10).
- [30] 张怀群. 泾川王母宫与西王母文化[N]. 光明日报, 2011-4-6(14).
- [31] 张怀群. 丝绸之路上的世界遗产[M].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 [32] 张怀群. 泾川西王母祖祠”十最”[C]. //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 [33] 张怀群. 泾川西王母瑶池圣水采水仪式[C]. //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 [34] 张怀群. 泾川:西王母文化发祥地[C]. //圣地泾川•西王母祖祠圣地,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9.
- [35] 赵军.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品牌化[J]. 理论探索, 2008(3).
- [36] 张敏.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D]. 浙江大学, 2010.
- [37] 邹启山. 文化延续之命脉——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J]. 中外文化交流, 2004(7).
- [38] 张晓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J]. 群众, 2007(7).
- [39] 郑颖. 师范院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价值研究[J]. 工作研究, 2012(12).

附录一： 涪川 县（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存续状况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项目存续状况 (见注 1)	主要问题 (见注 2)
1	X-85	西王母信俗	涪川县文化馆	濒危	缺乏资金、传承群体小

注：1. 项目存续状况分为四种，包括：良好、一般、濒危、消亡，请参照以下标准据实评估后填写：

良好：传承人及传承群体较多，项目核心内容得到较完整的保留和继承，具有较好的传承和发展能力。

一般：有一定数量的传承人及一定规模的传承群体较多，项目核心内容大部分得到保留和继承，有一定的传承和发展能力。

濒危：传承群体很小，数量在 5 人以下；项目核心大部分保留或仅有部分保留，但继续传承发展能力较差。

消亡：传承群体已基本消失，只留有个别传承人，数量在 2 人以下；或者传承人由于年老体弱等原因已丧失传承能力，项目在
当地社会生活中已基本丧失“活态”特征，仅留存资料或实物。

2. “主要问题”可填项目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附录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责情况表

序号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单位性质 (见注1)	履责情况 (见注2)	主要问题
1	X-85	西王母信俗	泾川县文化馆	事业单位	一般	项目时间性强 周期短规格低

注：1. 单位性质分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指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企业等。

2. 履责情况分为较好、一般、较差、无履责能力4种，主要考核以下7个方面工作是否已经有效落实：（1）已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项目保护规划；（2）合理使用经费，不存在违规使用或挪用中央补助经费情况；（3）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支持；（4）搜集整理保存相关实物、资料；（5）积极开展项目展示活动；（6）向上级文化主管部门报告项目保护实施情况，并接受监督；（7）建立了传习展示设施，按照以下标准进行评估：较好：7项工作内容得到有效落实的；一般：5—6项工作内容得到有效落实的；较差：3—4项工作内容得到有效落实的；无履责能力：5项以上（含）未能有效落实的。

凡是存在违规使用或挪用中央补助经费情况的，不得认定为“较好”或“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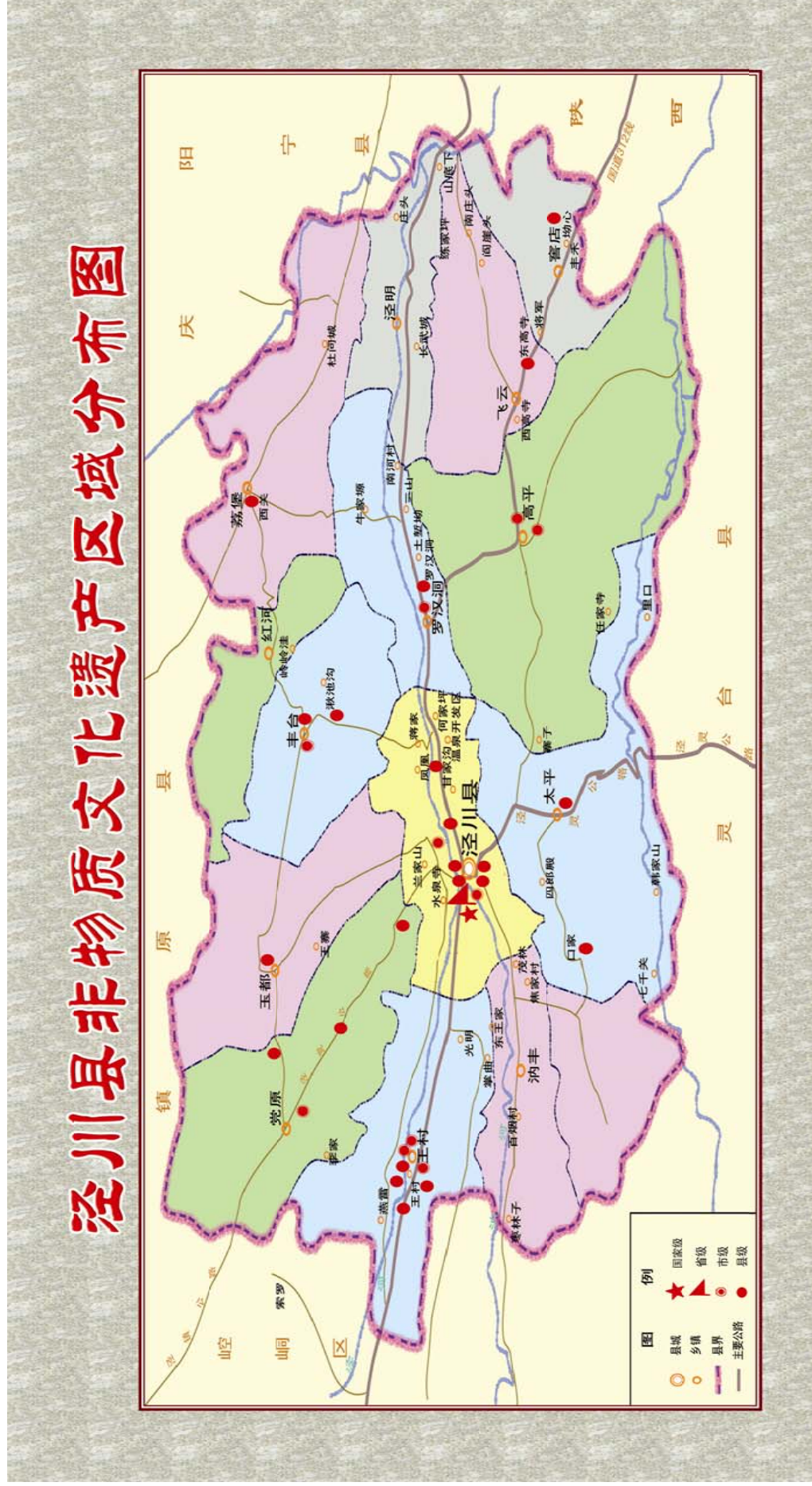
附录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义务履行情况表

序号	姓名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传承义务履行情况（见注）	备注
1	张学俊	X-85	西王母信俗	泾川县文化馆	一般	

注：传承义务履行情况分为：较好、一般、丧失传承能力、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传承义务。主要考核以下四个方面工作是否有效落实：1. 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2. 收集、保存相关实物、资料；3. 配合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4. 参与公益性宣传活动。

评估标准如下：较好：4项传承义务均有效落实的。一般：4项传承义务中有部分未有效落实的；丧失传承能力；由于年老体弱等原因，无力履行上述传承义务的；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传承义务；4项传承义务没有正当理由均未履行，经文化主管部门多次劝诫无效的。

附录四：泾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分布图



致 谢

本文的研究从选题到正式成文，期间反复多次，历经数月，辛苦自知。本文的选题、写作、修改、定稿都是在我的导师何玉红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没有何教授的鼓励和指导，我很难坚持完成这篇论文。在此，我衷心地向我的导师何玉红教授说一声感谢，并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同时，我还要感谢黄兆宏教授和魏文斌教授，你们在文章的成文过程中，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再者，还要向平凉市文广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的各位同事表示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和卓远见地，为我前期的资料收集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研究的艰辛，在收集、整理资料，写作时都遇到了困难。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篇仓促成文的论文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部分内容比较粗浅，缺乏细致深入的探讨，理论水平仍有待提高。最遗憾的是受时间所限，在成文时不得不删掉了一部分内容，许多有价值的材料未能用上。尽管辛苦，我也体会到了研究的乐趣。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我完成论文的最大动力。读研的几年，我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中，未能陪伴和照顾家人，愧疚有加，惟有在此致以歉意。

最后，希望本文能对泾川西王母信俗今后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